朱子文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

(三)

朱熹撰

朱子文集卷之四

答何叔京

心說已諭。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兩箇心。各有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卻以見教。

答吳德夫 癸巳

承諭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

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諭以不易變易爲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方耕道

示問詳複。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如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復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益當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爲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詹元善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爲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久不值便以至於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懷也夫義利之閒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

使人耳聾心悸。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掇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默。不識能聽之否。

答胡伯逢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諭。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爲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文。論此尤詳於前。因龜山中庸前章而發。及引易傳大有卦。及遺書第二十二卷者。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既蒙垂諭。反復思之。似亦尚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爲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

而不知名言之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爲未發以善爲已發而推恕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概謂善而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卻善字即此性字便無著實道理只成一箇空虛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爲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爲善發不中節然後爲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爲害理不可不察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達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爲愈也知仁之說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爲仁爲兩事也所謂觀過知仁因過而觀因觀而知然後即夫知者而謂之仁其求之也崎嶇切促不勝其勞而其所謂仁者乃智之端也非仁之體也且雖如此而亦曠然未有可行之實又須別求爲仁之本然後可以守之此所謂知之甚難而未必是又以知與爲爲兩事者也如熹之言則所以知之者雖淺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爲仁爲一事也以名義言之仁特愛之未發者而已程子所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孝弟用也此可見矣其所謂豈可專以愛爲仁者特謂不可指情爲性耳非謂仁之與愛了無交涉如天地冠履之不相近也而或者因之求之太過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遠如或以覺言仁是以知之端義之用而指以爲仁之體則執若以愛言仁猶不失爲表裏之

相須而可類求也哉。故愚謂欲求仁者。先當大概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與其爲之之方。然後就此實下功。尊聞行知。以踐其實。則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淺而便可行。又以知與爲爲一事者也。不知今將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一言而決矣。來教又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爲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爲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適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竊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失本指也。直敍胸臆。不覺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財擇其中。幸甚幸甚。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如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前書所論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會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塡終成欠闕卻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旣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旣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惑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摩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熹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爲得之蓋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

從。卽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卽所謂東西之阡。蓋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爲之。則決裂二字。牽彊說合。費氣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旣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徽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絛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釁。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呶呶。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斂就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卻未必不爲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旣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季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卻甚歸心。恭兄教誨。與他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扛夯作壞了。論其好處。卻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尙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旣無可奈何。但當修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成書而可傳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眞售僞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堙水。決無可救之理也。

答呂子約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數學之功。交相爲助。政自不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卽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皞皇陶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卻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妒忌。而以獨孤亡隋爲證。熹嘗論之。以爲妒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妒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與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眞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爲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卻須有會心處也。

答呂子約

代語之諭甚善。妄爲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爲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卻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卻將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其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卽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其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黈纊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所謂王乃在中。尤無交涉。讀書最忌如此支蔓。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强

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卽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答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各已略報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轕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於舊說未肯致疑不免略啓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悞不知卻礙自家端的見處也蓋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中庸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目無見而已於浩氣之說但欲謂此氣元無配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義自爲繁穴若一一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其義愈汨而未必有益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卽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己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間

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卻引惹他致他如此紀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卻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麤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賓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麤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爲崎嶇詰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添字太多不知有何憑據見得如此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

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客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荐如來諭以是爲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卽氣爲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末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二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胸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攘而紕繆也。又況來諭已指無是而餒者爲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但爲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邪。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爲器。積土爲山之喩。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諭雖亦不敢據以爲說。然其所慮恐爲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爲離合。卻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無暴其氣。而釋之曰。氣體之充。又言其爲氣也。而指之曰。無是餒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所指者正一物耳。今必以無暴者爲血氣。而其爲氣者爲浩然。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爲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爲紛擾。增添冗長。皆非孟子之本意也。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喩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己分上明理

致知爲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爲事。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揜。救之無及。又況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爲太極。此卻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叩。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邪。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邪。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淨潔。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澄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爲然。則熹不免爲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爲愈。不能如此紛拏彊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疏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恍惚之病。程子所戲。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爲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强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

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概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而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卻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答他不著爾。今更爲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閒風俗鄙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藉藉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卽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插。揭竿引繩。以犇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貪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閒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

尙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既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閒者亦各放開心胸莫作舊時卑汙暗昧見識乃爲佳耳

答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見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閒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偸些小工夫看些少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周舜弼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答項平父

所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

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學。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趙然道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官。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諭也。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諭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辨論。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賤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身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諭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完。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邪。

答陳才卿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爲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爲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二事。

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於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卻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怨之論。所說亦未當。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虛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答余正叔

示諭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曀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曀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其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

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效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概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救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余正叔

示諭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册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閒及論語中著力令有箇會通處卽他書亦不難讀爾

答袁機仲樞

熹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

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其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無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儗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諭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謂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强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强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說。自天一至地十。卻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之不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諭。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

來諭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諭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有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熹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

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象變而分。非本卽有此六十四段也。後倣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倣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爲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爲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離爲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爲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餘皆倣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爲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爲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爲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爲一卦之第

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爲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橫分。亦爲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此來教所引邵氏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卻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卻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諭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埽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擘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邪。來諭條目尙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縣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縣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齕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眞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眞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眞僞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

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別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大小分之者。專於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原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諭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蓍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蓍之法。出於聖人邪。出於後世邪。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蓍爲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掇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諭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

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偏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蓍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幷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

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時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掇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得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尙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

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間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與魏應仲元履子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徧。訖誦孟子三二十徧。熟復玩味。訖看史數版。不過五六。反復數徧。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册子。逐日鈔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慓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

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於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眞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眞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廣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閈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

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朱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彊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欽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

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游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答呂伯恭

示諭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閒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以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眞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

其討賊之心哉。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荊楚之閒。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邪。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諭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誤而復誤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卻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卻無端的下工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汪尙書書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卽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懇。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卽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諭。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旣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卻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詘詘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放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爲一言。遂其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顚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奬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譖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旣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譴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

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言事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尙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卽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卻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不宣。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又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饑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逼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以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同。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逼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默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疏。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汩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讀之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

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䫜縱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所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悤悤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襲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逼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答潘謙之

所諭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

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卻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符舜功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概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卻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概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卻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卻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太略，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牴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爲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諭以爲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爲據，獨卽位之說爲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眞意，而非獨卽位之說爲無據也。若只欲爲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眞實爲學，則不若卽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卽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爲之云云，卻是全說不符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卻得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足强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

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諭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麤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本。皆爲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閒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

答龔惟徵

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萬事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腳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夫復何言。竊聞高風。第劇歎尚。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

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卻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閒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因便寓書幷此奉曉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寃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眞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 芹之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豈勝馳情令叔來承書獲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爲慰熹比幸麤遣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勤刻畫爲愧益深耳示諭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墮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程成甫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爲恨。茲迺辱書。欣感無量。日承敘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歎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爲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動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章季思康

辱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余方叔大猷

所諭別紙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講論不厭精審。方見義理之眞。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麤淺之見。便自主張。卽無由有進處也。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旣失楊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旣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答余正叔

熹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杜門休息。間讀舊書。雖葵藿之心。不敢弭忘。然疏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觀理。復增勝否。熹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之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奈何。惟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應仁仲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辱書爲慰。信後清和。恭惟求志從容。尊履多福。如聞亦苦目疾。莫不至甚妨事否。熹則左目全盲。右亦漸不見物矣。來日幾何。學不加益。而罪戾日聞。未知明者何以警策之也。惠許來訪。固所幸願。顧見屬之意。有所不敢承耳。何時披晤。訟此堙鬱。更祈珍衛。副此眞禱。

答傅子淵

示諭所以取舍於前日之論者甚悉。率爾之言。固不能保其無病。然道體規模。功夫節目。只是一理。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不容作兩種商量。去彼取此也。暇日平心定氣。試一思之。或有以變化氣質。而救一偏之

弊則於成已成物之際未必無小補耳

答傅子淵

示諭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諭者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損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掠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卻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諭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答郭希呂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宋字亦佳伯謨亦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卽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答郭希呂

示諭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吳宜之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愛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性情態度宛然只是舊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惟所說之病不曾去而省已麤疏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答吳宜之

觀來書所論他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己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己處做工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況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騷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

答吳宜之

承書知已爲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熹身在閒遠豈能爲人婉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閒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閒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吳宜之

所諭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掇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爲皆墮毛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爲沒身之恨矣。

答江夢良

示諭學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多讀經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爲目前苟簡之計也。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遽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爲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爲幸。熹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說之太高者爲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爲致意。直翁聞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至彼粥之。有可爲鄉導處。幸略爲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答張元德治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惟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稀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蚤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

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答張元德

示諭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閒過了，誠可惜耳。

答張元德

示諭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眞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

答張元德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閒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張元德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考集注。更有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眞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卻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答甘吉甫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卽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擊拳豎拂之意矣。

答林退思　補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眞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閒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眞讀書耳

答王晉輔 幀

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高國楹

所諭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

答吳尉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爲心乃佳

答吳尉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

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任行甫

塵中汨沒墮了人須是忙裏蚤晚提撕時以書册灌溉勿令斷絕爲庶幾爾潘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竟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吏鈔取一本亦佳也

朱子文集卷之五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假守黁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彊顏扶病。亦不虛爲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傅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疏利發散之劑。精

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況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卽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陵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幷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留丞相書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原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麤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惟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譔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卻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措辦只乞降

皆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瀆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卽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廣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胥動嘈沓萬端則不惟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閒豈無出入門牆之下承眄睞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閒伺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骨肉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眞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閭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

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奬而未遂埽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

以輒空胸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繆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埽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與留丞相書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諭以聖恩褒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祓祗拜告命。奉表稱謝矣。熹未嘗有一日埽灑之勞於門下。而丞相以知奬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

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眞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眞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牆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惶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效既又反復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閒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

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閒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釣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疏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子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頃步之閒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刀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偏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徼伺其勢以能害己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媛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尙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尙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祟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當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閒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

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亟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願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

尙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卽。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牆。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就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覩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偵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醞畜。眞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以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末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汪尙書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

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卻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卽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久。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儒者爲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閒。毫釐畢察。醺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縷言至此。亦可謂瀝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爲難也。此其與

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理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如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

答汪尙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鄙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眞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烏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司馬

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如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詆訾。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歡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嘗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概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鳧鷖詩。乃其所假以爲號耳。若蘇

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荊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閒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幺麽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爲說從游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然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閒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閒矣因論康節及此幷以求教

答汪尙書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眞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周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郯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麤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子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

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簒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狗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尙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

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叅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諭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蠭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邊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爲敍次而刊之。恐卻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尙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

區區下懷尤切歡幸第願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爲愧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失於毫釐之閒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閒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卽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閒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閒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搉嘗竊私記其說見此鈔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纍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

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敍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擺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閒。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

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埽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

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事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元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卻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爲如何似不必深以爲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卻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

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紹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恨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眞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